

两种选择：管道之见和广阔天地

1. 介于暴力和关怀之间：智慧的现代人，“风险之体”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封·林奈描述人类在生物界的作用时显得十分乐观，把他们称之为智慧的现代人。好奇是促使我们从生物世界终于转变踏上人类世界的推动力。《圣经》中关于《创世》的故事也是这等说法：好奇心驱使着夏娃，她听信了蛇的谗言。而当时的承诺则是：你们将变得聪明起来。这是对亚当最有诱惑力的宣传。变得聪明起来，成为主宰，驾御一切——如同神仙一般。扩张，探索，两件大事一齐进入他们的事业，无所后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神话中把那座被严密看守和保护的伊甸大花园提高了层次，认为是返归故里。

人类最为典型的特点就是探寻和坦率，要求掌握知识，积累经验。人类的历史贯穿了对新生事物的渴望。他们包含着巨大的胃口，希望了解信息。为了能够找到自己的机遇，他们仔细地记录、计算，希望把自己获得并理解的知识再留传后世——为了不至于让每一代人都必须从头开始。开拓命运，以及对命运的敏感终于成为人类始终不断的研究活动。可是，终于使他们变得强大的个性也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他们的思维超出了自身，于是他们站立在自己的身旁，努力地回视着自己

的作为，近乎迷信般的狂热崇拜驱散了一切袭击他们的畏惧和害怕。

生物学家们坚持认为：面向世界的通才——人类比起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动物来说要优越得多。他们正是以此为自己壮胆，提供自信。

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诸如游泳、攀登、赛跑、潜水、跳跃、长途跋涉等等，人类相对来说容易学会这些本领。不同的动物具备这一种或那一种的本领，可是没有一种动物拥有全部的可能。人在身体上也是通才，他是一个防范各类敌人的文化体。人类的综合体的开关之处便是中枢神经系统。这是信息和经验的储藏器，拥有多种结构，操纵着语言的交际网络。于是人便能超越这里和现在，跃入过去和将来——从而进入真切或者虚幻的远方世界。

语言是用于思考和交际的原料。人不仅能够比划或者模仿，而且还能描述和解释。在灵长目动物世界范围内，连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熟悉的社会遗传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广泛地全速推行。用于掌握世界的双手让许多工具武装一新，而工具也随着工件和工种能够随时替换。一切生命的功能都在那个范围内赢得了活动的宽度和广度。人是开拓和开启的专家。他并不是一成不变、固定而成的，因此可以实现比任何其他生物都要更多的目的。

人在世界上的分布也相对地非常成功。他们在广阔的空间里来回进退，在无限的天地内不断尝试和开采自然资源，终于导致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大狭隘，大紧凑。男人和女人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好奇和扩张的欲望。难道他们双方的分工果然如此蹩脚，在制造地球上人口超负载的漫长旅途中竟然无法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了吗？这是一幕《人类征服地球》的掠夺闹剧。借问男人们和女人们在这部剧目中所作的贡献是什么？——20

世纪末，智慧的现代人流行对自己的怀疑。可是，人类的好奇心却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希望执掌拥有全球的势力。他们不仅是难以制约的强盗，而且还是进化论的英雄和胜者。来回折腾，摇晃在侵略和关怀之间，寻找平衡——可是常常失败。他们把这种失败的平衡视为“自身的伙伴”，为失败又去寻找新的目标，还冠之以一个习惯的理论：今天失败了，明天会成功。无数辩驳的理由却并没有使人们丧失勇气。人自从踏上历史的旅程以来便始终深信，世上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其他生物把生存战略视为本能的属性，深深地扎下根来，而人却还赋予它们发展的精神领域。

立志于取得侵略和关怀间的平衡——这里需要自由。自由常常受到好奇心和权力欲望的威胁，可是它也不不断地被重新征服、赢得。否则，人类几乎难以生存下来。总之，一切成功之处，到处掺和着从社会所学到的“领悟的”，即从训练中获得的，终于明白了的知识和内容。它们跟传统的内容结合一道。不过传统的内容常常有悖于维护他们自身的愿望和意志。有的地方似乎根本不存在唠叨“存活下来”的题目。在办公室和大城市喧嚣而过的日常生活里，常常出现借以保证生存下去的拼图游戏。日常的生活轨迹，如采购，上下电梯，看钟看表，上下汽车，问候，等待，在办公室里就坐——单调地重复相同的动作。不过这里却掩饰着我们正在活下来的基本事实，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牵强附会的说法。我们如果早就放弃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那么我们马上便能明确地感到摆脱了千百次并不重要的动作和途径。我们不再参与人的生活游戏。而只有当大家一起协作时，每天都能取得的资料顿时丧失殆尽，我们便陷入困境。没有参与游戏的人就等于“出局”。因此，他们也没有报酬和盈利。

现代世界的许多人只有当脱离共同编织在一起的网络时才感到游戏的共同性。共同性的作用对许多人说来似乎并不显得重要，可是一旦停止了这类贡献，人们立刻就会感到缺乏共同性，周围突然冷淡下来。当然，到达如此严重的状态还是需要有一段距离的，因为人除了侵略性外，毕竟还有与之相联的关怀。如果人们不再参与游戏了，他们将会被往前载动一段时间。这里也包含着学习的结果：当人们不再参与时，报酬也同时消失了。

如果有人超过常规，显得比大多数人更有好奇心，更强大，更有自知之明，参与得更为坚决，便能继续地往前游戏，继续往上，捍卫他的成就。

据研究报道，努力争夺优势的尝试是我们从古代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一起携带过来的。它帮助脊椎动物获得了生存下来的权利。难道这些都是雄性动物的行为吗？还是它们原本属于雌雄两个性别的？据伊论诺明斯·埃伯尔——埃白斯费尔德观察，在人类极其遥远的先祖——海蜥蜴身上就可看出争夺优势是一种雄性动物的专利和活动领域。许多的内容在进化过程中又被改变了。跟我们非常靠近的哺乳类动物，熊类和类人猿，还包括企鹅和狐狸，甚至狼、狗和猫都给我们显示了雌雄两性在争夺优势和关怀同类方面的分工。它们用于维持自身，保护同类雌雄动物，因此打下了许多烙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我在第九章中将会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对此细加区分：如果说当幼狼必须受到保护时，公狼将是族类中最慷慨的和解者。它视此胜过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而它本身也就成了善良的化身，显得温和、周到、深思熟虑。可是母狼则与此相反。当其他母狼企图使用诱骗迷惑这头超群出众的护卫公狼时，这头母狼则立刻准备自卫。争夺优势和雌雄两性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如同振荡一样，来来回回，按照不同的种群，从不间断。

石器时代生物生存的纲领仍然是我们现代人社会行为的强劲的拷贝——人们只有学会认识了这些纲领性的内容，才能询问这部纲领对全球网络事业虚幻世界的适应情况。希望跟随它们作稍微分离片刻的选择权是没有的，生物性的遗传拥有很长很长的演变时间。

我们在自身的历史上大约有占 98% 的内容伴随着追逐，拾取和积累。世上有相当大的群类明显地拥有“我们”的感觉。其实，人们只有相互间认识、熟悉了，才能产生类似的感觉。当基督教诞生的时候，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地方都已经打有自身的文化烙印。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些文化的残余物仅仅留作观赏和供人惊叹——例如在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和非洲安哥拉的南部区域便是如此。

人类饲养动物和培植作物的历史仅仅只有 15000 多年。他们从此加速了转化的步伐。为了促使繁荣和多样化，转化的加速一直搅动得高度发达的文明紧张不安，几乎喘不过气来。随着计划严密的饲养动物和农业种植，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愈来愈快：常规的作物遍布了城市、乡村，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环境比人类改变得更快，人进入群体社会后突然面临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现象。可是他们仍然接受主体脑神经的调节和支配，经历着象征概念的寒战，难以平静。人的情感始终跟狩猎时代以及捡拾时代的诸般冲动密切相连，诸如警告、逃跑和斗争。

极大部分脑力劳动者并不愿意让自身应验这样的方式：可能在儿童时代，许多处于领导前沿岗位的精英男子们介绍说，他们经历着从脑神经的莫名区域来的情感袭击，而且十分激烈——不，这里也许并不是来自于头脑，而是肚腹。可是这里毕竟存在着遥远的距离。从智力上讲，他们已经运用自己，即在他们神经中枢的链条上存在的内容，或许正是进化生

物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们的想象在这里起着作用——他们典型地并没有处于大康采恩的领导岗位上。对，正是这样，资深的经理作如是说。

他如果能够知道得更加透彻一点，那么无论对他或者对其他人都会十分有益。一般说来其他人就是指他的同事，或者是他的顾客、竞争对手和公众。如果资深的经理是个女人——或者坐在领导最高层位置上的惟一的人是她们性别的，那么，被科研反复描述的“石器时代的情感”所遭受的禁忌将会反复地受到损害和侵犯。女人将向经理们显示，家里的许多反映，市场上的诸般气氛，竞争者的多项活动，当然也包括理智上难以实行的自身的冲动全部来自于先前的时代。那是距离遥远而又充填良好的播送站。她能够向男人显示把石器时代的活动发展到头脑中去的爆破力量。这里只需要人们运用检查制度，不能把来自猛兽运动的易爆的能量加以建设性而不是毁灭性的运用。

当我们面临新时代的任务时，我们到底是从脑神经的深处截取石器时代的信息，还是运用合理的检查从而消除这些信息？如果让两者相比较时，哪一种方法更具危险性？理性比情感缓慢，脑神经专家曾经确定无疑地向我们论证过。迅速地理解事态，便能更快地作出决断：在未经过滤的感情冲动的石器时代能有这等可能性吗？可是，石器时代的网络屏上能给我们设计出答案吗？这里不是过时了吗？

这里仅仅是一些驳斥的理由和思想。如果我们真正地听信进化论生物学家们的理论，它们将在我们的脑海里震颤。幸亏已经有了多种答案，它们给我们报道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的，对智慧的现代人今天所达到的权力和领域范围说来，古老的警告、逃跑以及拼斗冲动常常如同粗暴的钥匙，它们根本不愿意在极其复杂的锁眼内稍加转动。可是，这里却出于另外一

种使人目瞪口呆的因素：如果有人学会了智慧地探索或者“翻译”古代的情感冲动，将它们移植到虚幻的世界里，他将会惊讶地看到：核心的冲动都是相同的。我们无论面临着机会或者冒险，无论是需要战斗或者逃遁，无论应该认真地感觉到恐惧、暴怒、狂妄，还是取得成就的欢乐，我们人类古代脑神经中主管吹奏情感的大号都会演奏出同样的曲调。

这里的前提便是：智慧地运用情感资源。可是男性的神仙们却把一座难以逾越的成见之墙横亘在自己面前——这里原本是一堵畏惧之墙。这种畏惧始于男性的婴儿时期。小男孩把强烈的情感搁置在短暂的链条上。他从来不会无休止地纠缠于情感。否则，他甚至会感到羞愧。当男孩愿意是个强者时，他的感情不会让他软弱。不过一旦涉及到胜利，他就不会甘心于忍让和调解——将来也许可行，可是现在却不会显示慷慨大方，因为这里事关他的胜利大局。男孩的游戏节目正是用于解密尝试男人气概的目录单。这份目录单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男人自己选择的。成长中的男人首先要求一点：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切对年轻的姑娘来说却是一篇陌生的课文。她们被掌握在命运的手掌之中，而“成为女人”就是她们的命运。她们尽管努力地尝试着推迟命运的干扰，可是命运却会及时地赶上她们。男孩或多或少都是个斗士——按照自身的气质和条件：敏感的和钟情于艺术的男孩常常感到经受着粗鲁环境和莽汉世界的折磨。可是，他们也感到，退却或者逃离现实往往是对自身荣誉的致命打击。

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涉及不到智慧地投入大量情感的问题，更多的倒是智慧地战胜浑厚以及响亮之声的古老的合唱队。当一名学生在我们的社会上开始理智而又合理的前途生涯时，这支合唱队便从底层开始演奏起来了。毫无疑问：这里存在着禁区。人们在那里不能随心所欲地放纵，难以控制

情感无所顾忌地流淌。在体育锻炼、青年活动、学校恶作剧等方面，在公开的取得成就的道路上铺满着许多逻辑的决定，感情的风暴肯定不能隶属于可以预见的成就之路。

涉及到我们的文化讨论时，老生常谈的内容就是男人们如何训练自己，如何主宰自己的感情资源。似乎男人们取得胜利不是结果，而是他们勤奋努力的终点状态。根据类似的传说，女人们在感情上明显地表现得更为强烈。她们早就不像男人似地能够自主地支配她们的感情：人人都能随时随地地感觉到，女人们其实正是感情的动物。这就证明了女人跟着感情走，而男人却是他们的感情司令。这层道理几乎成为地上人间的共识。

随着对大脑新研究的广泛开展，一切的传说都已经不攻自破，被抛弃一旁。智力研究以多种方式表示，男人们借以封锁他们感情的粗暴的检查正好跟他们激烈地进发感情相适应：男人的冲动局面，其实从小男孩开始就显得具有强烈的进攻性、侵略性，远远地胜过小姑娘。其实，男孩在未出世前就经历了透彻的荷尔蒙淋浴（见本书关于怀孕期后三分之一时间内的荷尔蒙淋浴）。他的大脑如同他的体格一样呈现强烈的男性，而非仅仅具有教育的可塑性。

女婴出生时带有一种女人的天性，这是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随意逆转的天性。男人后来所具备的一切：诸如反应灵敏，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同情心，社会敏感和广泛的感觉能力，都是在女性生命的孕育预算过程中同时生成的。这时，自身禁锢感情似乎是完全多余的：没有感情的强度，女性的成就光谱将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

这就不难理解，男人在孩童时期就努力地希望具备个性。他们的心灵里滚动着雄性动物的求爱行为，像蒸汽碾轧机碾过温柔的感情一样喜欢自夸，甚至说大话，希望成为胜家、赢

者，希望创造生活，永不示弱。男人的心里也许以为感情会使自己虚弱。感情跟理智不一样，它的速度显得更快。它始终希望超过理智——希望立刻超过。这里已经足以用于贬低它了。管辖事务，而不被事务所管辖，这就是男性的特点。而女性的特点则在于理解事物和问题，从而能够解决它们。

当人类存在的问题再也不是狩猎人和护火人的困难，也不再是制造和储存粮食的问题，或者防止猛兽和野蛮民族的侵害，他们不再担心住房的安危，也不担心恶劣的气象和雷电将会伤害居住的洞穴，不担心能否找到干净的清水和用于过冬的温暖的毛皮时，那么，对石器时代的遗传研究到底是有利呢，还是有弊？

我们完全不同于石器时代的列祖列宗。我们训练有素，完全可以透过许多的概念从而认识现代的社会平面——并且可以愉快地断定：我们每天都可能遇到那些狩猎的人。在高速公路上，在机场的休息大厅，在大城市人群如潮的街道上，护火的女子遍布一切储藏热量的地方，这里并不需要壁炉内窜舔不已的火焰。可是，非常明显，它们使我们想起当前舒适生活时代的安全和保险。一个现代的经理理所当然地遭受着多少猛兽的围困，低于他三个级别的财务小会计则可以叙述清楚。野蛮或者敌对的部落肯定威胁着弱小文静的小公司或企业。毫无疑问，小公司也会奋起抗击敌方接管势力的暴风骤雨，抗击内部腐败的雷电侵袭。如果原始的古老计划的确能够帮助我们，那就更加美妙了。

石器时代的社会是可以想象的：人与人全都认识，不认识的那个人一定是敌人。今天，我们以这等防御的情绪分外地对或者排斥陌生人和陌生人的群体，排斥外国人。因此，服务于人的气质也许并非天生自如发展起来的，它一定经历了一段艰巨的磨炼过程，才终于慢慢地软化了古老的情绪冲动：大城

市里的狼群全都竖起了背部的狼毛，全线防卫。这里涉及的条件或者内容就是：你对完全不能评价的人应该分外友好！你对不是朋友的陌生人应该以礼相待！热情地欢迎他们！

相对于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征说来，大城市是一则相反的程序和计划。作为学习计划的服务性行为更加剧了此间的矛盾。人们看待所有的外来人已经不再如同一名逃犯——我们现在正是如此作为的，人类学家们如是说道——而应该热情以待：这也许不属于石器时代猎人们的狩猎程序。然而，这是一个女人的国度。

女人的社会兴趣让她们善于开辟熟悉的领域，然后再引申到陌生的范围内去。正如我所介绍的，女人是革新的辩护律师。这里的成功之处在于，她们并没有丢弃两者之间的任何一方内容，却已经把新的条件安装在传统的自动反应之中去了。选择放弃两者之间的一项内容，放弃古老历史深层里的信号或者放弃现代的成就，这些全都是理论性的问题。

可是，重要的却是应该理解反对符合时代要求的自身防御冲动，只有理解这些防御冲动的人才能够灵活地作出反应。大城市作为敌国，服务行业作为怪诞的苛刻要求：是的，惟有如此才容许我们感到采取了初步的行动。把高速公路作为狩猎的轨道，那是我们作为猎人显示权力的地方，而现实生活却比我们祖先的生活危险万分。或者雄性动物的性欲行为布满了生活的日程，然后就像猎人一样追逐猎物。猎物们越来越难以作出自身的决断：它们正是我们超越时空的生存冲动在转让时所积存的陋习和弊端。

我们在初创阶段的生存斗争时期就已经从几乎是前世的空间阶段上获悉了许多信息，这些信息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我们自身的内容。我们只能从需求的生活密码中读出这些内容来，如同阅读一组烟消云散的文字：世人需要自然，这是其中的一则

信息。办公室内设置一些盆罐，盆罐内栽种一些乱七八糟的花草，阳台上培植一些作物，窗台边种上一些悦目的花卉：正如研究证明，它们尽管是无害的，可是却不是偶然的。病人如果站在窗前看到许多树木，他们的病体便容易痊愈，远远胜过目光呆滞地盯着室内光秃秃墙壁的患者。我们这里读到的天书上也许还写着：生长作物的地方一定适于生活。把花卉搬入房间，按照第一眼选定搁置它们的自然的地方，让它们接近我们的生活，这会带来乐观的感觉，因为有一种联想的稳定感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作为繁荣茂盛的地方，那里也是人的生活场所。这里的背景是平凡、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沙漠肯定不是人的生活之所。绿色意味着水，宣告了花卉和果实——而背阳之处则利于保护。

我们无论希望寻找危险和刺激，甘于冒险生活，或者让周围播种一片绿色，我们尽管并不口渴，也乐意聚集在喷泉旁，古老的信号到处浮现在眼前，充斥着挑战和安全。我们对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的。

男孩和男人常常喜欢寻找剧烈的冒险或者举行赛跑，相互竞争速度，而女人则喜欢把绿色搬入房间。喜欢在晚上围坐在喷泉旁的男男女女，大概各占半数，无论是在罗马的街头，还是在巴黎、汉堡。这就表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区分男性和女性世界，以及我们在哪里又能够重新找回自己。只要男人和女人在场，任何摩登的办公室内都不会两样的。而在男人占绝对多数的地方，例如在当今一些大型企业内，男人的欢乐自然占主导地位：速度，冒险，战略交往取代和平的交往，用大话取代聊天，用高技术取代低技术。男人常常忘记给办公室内的盆花浇水，因此是不育的“水生物”。他们会惩罚每一种自然的情感冲动。

智慧的现代人接受人类遗产的中心却在于改革、革新。相

对于重甲在身、滴水不漏的先祖们，人类跟蜥蜴和鳄鱼们自然是有天壤之别的。他们当然感谢鳄鱼们的“爬行式的头脑”。革新把他们引向生物和伦理的共同领域。人类对现代制度的追求把这块共同的领域分解成相互间距离甚为遥远的两半。正如流传广泛的一种误解所认为的，生物学和风俗道德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它们遵循着几乎完全不同的法则。

这重错误几乎也被延伸着用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误解。如此说来，“存活下来”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是种类的盲目目标。它从伦理上说常常是难以接受的。如果有人对此仔细地并且彻底地加以观察和分析，那么，他将会惊奇地发现：我们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生存”战略从广义上讲那是跟风俗伦理完全一致的。风俗伦理需要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穿越最重要的经验和价值观念才能存活下来。

看到厄瓜多尔西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爬行类动物时，人们便会相信和平友好的共同生活：海蜥蜴密集地聚居在岩石间。如果再仔细地观察便能领略它们为争夺优势而拼搏、确定自己的生活地界、它们的性欲求爱以及作为战败者表示投降的劣势举止。这类行为只有当它们遭受到威胁和示意臣服时才会出现。蜥蜴们的交配也是按这组模式进行的：威胁和臣服。这是一个没有关怀之心的动物社会。

脊椎动物中的幼崽经常面临社会关怀的文化挑战。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依赖太阳或者热土从而生育幼崽，它们便开始类似我们日常所说的哺乳抚养。甚至连鳄鱼也采用跳越种类界限的办法促使后代的繁衍，确实让人们大开眼界：一旦小鳄鱼从沙土中温热的蛋壳内滑行而出时，成年的鳄鱼便小心翼翼地地把小鳄鱼衔在口中，然后慢慢地放入水里。不过，这些成年的鳄鱼到底是雌是雄，有关的科研报告中至今尚未明确地提到过。成年鳄鱼的帮助行为并不局限在衔置鳄鱼幼崽上，它也会同样

小心翼翼地把突然出生的小乌龟衔在口中送到水边。小乌龟们或者小玳瑁们如同小鳄鱼一样，也是从那些沙土中慢慢孵化而出的。它们的关怀一直延伸到水边为止：由成年鳄鱼关怀着衔入水中的小乌龟或者小玳瑁完全可能立刻被躺在附近的鳄鱼吞入肚内，一饱口福。共同的哺育帮助使新生的脊椎动物父母之间关系十分融洽——这类话题曾经化成无数的图画贯穿生物种类的全部历史。

共同关心下一代，从引申的意义上讲，也是作用于种类们交错发展的良好意图。进入现代人类世界具有特别困难者，按自然研究的学者们认为，促使下一代发展的思想准备其实隶属于动物世界的广告行为。它们象征性地表现为细小的工作，用于营建巢穴。在哺育下一代时，伴侣们常常相互酬谢，并在酬谢后接替对方的劳动。这里究竟有没有平常的比喻价值？我们古老历史的遥远回声不仅提供了比喻，它还表达了许多规律。例如人际的劳动分工，投入准备和人际的信任等等就遵循着类似的规律。人类漫长历史的显著的特点便是男人和女人的协作——其中哺育共同的后代仅仅是合作的一项内容，当然也反映了争取存留下来的共同的劳动。

保证其动机和兴趣的质量便是允诺和履行诺言，也就是可信，获得成绩和社会的灵活性——参与别人的需求事务，履行诺言和常常交替进行的收回成命，而报酬正是在这种体系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广告”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广告是投入的允诺。将来并不能逃脱当时的允诺，因为共同制订的事实迫使着要求履行诺言。

如果看到这种观点下进化论的联系和帮助的程序，那么，出于男性和女性共同成就的“原始团队”不仅毫不费力地作为理想的核心团队能够让人辨认，即便是生物“意义”和允诺的伦理实质，它们的兑现成就和报酬方式也是完全相同的——密

切地连接着生存的目标，也就是关系着下一代的成长。

下一代在成就和计划方面并不一定就是生物意义上的“后代”模型。下一代的思想和主张毫无疑问也是关心着生命的延续性，追求相互间对未来的允诺并使之得以流传下来。当人们如同自然的男女间相互允诺及其兑现般的共同游戏一样参与类似有关“利益”和“价值”活动时，意识形态上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争夺或者在已经夺取领域范围内的排座几乎如同多余的装饰物一样。

事实上，在由本能操纵的动物中间，人们可以观察到非常富有象征意义的征募、联合、共同成就和相互间报酬的负荷——从潜在的角度讲这里涉及到一些动物们毫无所知的象征物，而生存的规律也“戏弄”着由它产生的生物和人类。

人类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并不能直截了当地从流程中“升华”而出，他们也不能依赖这组流程。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地理解，并且以此往回探索堆积已久的遭受着阻碍行为的多重起源。

熟人团体间的可靠的合作才能使该团体争夺优势和对抗外来威胁的努力得以实现。一种相互承诺成效的文化教育把我们跟那些熟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投入的报酬而言：例如优势，即竞争中的自我保持，到处伴随着结构良好的团队，而团队自身又直接获得用于麻醉我们大脑的欣慰精神般毒品的报酬。当网球运动员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的睾丸素猛地升上来——而对于那些新上任担当董事长的经理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一种伴随幸福感觉从而体现享受优势的上升和下降。我在第二章里将介绍女人如何面临着成就的选择。分门别类的胜利并不伴随着体内显著的荷尔蒙剂量，可是上升的睾丸素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女人那里是完全可以测量得出的。在庆功酒会上还有其他的荷尔蒙参与其中：内啡肽、血清素，又称阿尔发动物

荷尔蒙，符合身体要求的正常的麻醉药剂。它们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能产生冷静、沉着的基本感觉，这类感觉隶属于胜利。这是胜利者们继第一回的陶醉和自豪以后又一层次的幸福感。

优势作为团体的目标——如此才能彻底地思考究竟是谁明白了这里涉及到交错的团体，目的便是为了不让内部的团体文化误入纯粹争夺优势的男性搏斗中去。我们认识两种抑制男性团体的兴奋剂：对抗和团结。如果在团队文化中关心的冲动与优势的冲动相互平衡，即使涉及到团队的未来计划和努力时，团队也是稳操胜券，不可战胜的，这在纯粹的男子队中是无法做到的。可是，这是混合团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女人是允诺的另外一半。这种允诺是人类作为生存的艺术家在相互间作出的承诺：人人都应该全力以赴地投入，相互间都应该为兑现诺言而酬谢不已。

2. 男人——节约的典型：广泛和新奇，很少的选择权

男人是女人的变体——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结果。那是研究家们早就提供的结果，只是找不到感兴趣的顾客和买主。人们将它交到聚集一道的经理们面前时，只会听到一阵不绝于耳的大笑声——而且是一阵欢乐的笑声，如同一场善良的玩笑使人感到轻松、愉快。这里的笑声蕴藏着惊讶，流露着怀疑：难道这是真的吗？如果——那是怎么回事！

当今流传东南西北的商贸世界对这样的结果也是手足无措的。正如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只要人还处在男人之中，他就毫无作用——迄今为止人们只能依据自身的利益作出选择：男人占尽优势地位，还有谁会问起他们是否是推导而出的计划或构思。正如人们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历史时期内所看到的，他们无论如何都已经成功地赢得了世界历史的一号地位。临时打

乱他们思路的不是别人，正是女人。她们混乱了男人的决心，模糊了种种目标，浪费了时间。人们必须防范女人，因为女人的势力是零乱而又难以捉摸的。女人是男人不能为之的一切。她们难道就是为男人而创造的起点和基础吗？真是难以想象。

几乎没有一位经理或生意人士愿意把自己视为来自于女人的节约典范。可是在妊娠第 35 天时发生的正是从原先属于女性的婴儿胚胎里长成了男性婴儿，精子工厂只是成立于这种变化以后。在妊娠进入第 8 个星期时产生睾丸素，即性荷尔蒙，它在后来对竞争和胜利的欲望起着重要的作用。雄激素从现在开始决定着未出生婴儿的男性性格。他的历史直到妊娠第 5 个星期时都是女性的。每个男孩都曾经是个女孩。连在第 5 个星期交换位置后那个男性的婴儿胚胎仍然产生雌性荷尔蒙，类似的情况在男孩和成年男人身上还一直保留着。可是，他的肝脏迅速改造着来自女性世界的信息。它们已经无法操纵这个男人了。除非出现什么故障：例如饮酒过量，或者当对肝脏功能要求过高时，女性的性格又会再度显现。

紧接着第一次男性变化以后，当妊娠进入到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时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关键时刻：未出生的婴儿的睾丸素突然激烈地升高——升高到如同后来进入青春性成熟时期一般。科学研究自从几十年来已经证实了上述的结论。

一股男性荷尔蒙的巨浪浇遍了小小的婴儿胚胎——研究的学者把这种突如其来的男性浴称为“睾丸素淋浴”。这时候，婴儿胚胎的大脑处于自身发展的极其敏感的阶段。难道这时候也从心理上奠定了男性的特征？自从第 5 个星期以来，未出生的婴儿的个性就是男性的。它有生产男性荷尔蒙的睾丸。

不仅如此，男性的心理还在这时获得了它的发展框架，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一样。又如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也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研究结论，它向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明。在美

国，人们曾经使用促孕激素施行早产和流产，这类手术的副作用便是在母体内促使雄激素的降低，也就是减小了男性化的因子——时间正好选择在妊娠的后三分之一，即大脑发展和深化时期。对男孩来说，这类手术并无明显的作用。可是对女孩则不同，经过这类手术生下的女孩则明显地表现出许多男性的要求：她们不屑于与其他女孩游戏，喜欢跟男孩在一起。她们敢于攀登、拉扯、寻找冒险的机会。人们常常在带有危险的游戏场合看到她们，因为那里牵涉到胜利和失败。她们不理睬合作式的游戏和提供的安全和保护。偏差是很显著的，它被归类为确凿的手术伤害。

这个无意之中获得的理论表示大脑与确定机体的荷尔蒙流具有何等密切的相依关系。人们从老鼠的试验中已经认识了这种结果。人们一旦阻碍了产生的“睾丸素淋浴”，那么结果虽然生下了体魄上的“鼠男儿”，可是它们的行为却是“鼠女儿”的，甚至后来进行切除睾丸的手术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比这种早期的干扰缓和得多。

如果有人喜欢讲述文化影响的哲学道理，并且相信通过类似的教育计划可以介入这种过程，那么必然会落得无果而返。相反，如果有人认识到，关键性的发展方向都是在产前确定的，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男女区别到底有何意义的疑问。看来这类问题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而且也还是心理方面的原有程序。如果有人研究进化论中男人和女人两大区别的早期历史，他很快便能理解这里涉及到的并不是我们凭智力可以修正的偶然的結果，即像轮盘赌博，而是我们本身早就构成了一种无情的促使尽善尽美的结果，它的价值可能目前仍然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在这种尽善尽美的过程背后，或者在生下以后再改变、训练甚至去除男女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已经根深蒂固的同一性，看起来似乎像在进行一场单调的杂交冒险。